

唐鈔李善單注本『文選』殘卷校勘記（六）

富永一登

《乙卷》（卷四十五 東方朔「荅客難」、楊雄「解嘲」）

4 a

（正文）不可勝數。悉……失門戶。使穉……之世，曾不得掌……。〈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數〕下、板本有李善注云、「文子曰、群臣幅湊。」唐寫本無此注。

〔戶〕下、板本有李善注云、「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唐寫本無此注。

〔乎〕下、板本有李善注云、「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據字數推之、似唐寫本無此注。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二十六字、『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無。『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補引〔害〕下有〔箇〕字。

據字數推之、似唐寫本無此注。

（正文）……曰……異事異。雖……身乎哉。詩曰、鼓鍾……、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事異】〔事〕上、『史記』褚補引有〔則〕字。〔異〕字、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殊〕。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異〕字。」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殊〕字。」

【脩】崇本朝鮮本袁本四部本作〔修〕。『干祿字書』云、「〔脩〕崇本朝鮮本袁本四部本作〔修〕。『干祿字書』云、

〔乎哉〕九條本無〔乎〕字。『史記』褚補引無〔哉〕字。『詩曰』〔日〕字、九條本作〔云〕。『漢書』亦同。

【鼓】九條本作〔鼓〕。『干祿字書』云、「〔鼓〕〔鼓〕、上俗下正。」

【鍾】崇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鐘〕。『漢書』亦同。『干祿字書』云、「〔鍾〕〔鐘〕、上酒器、下鐘聲字。今並用上字。」下不再出校。

〔雖〕上、各本有李善注云、「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

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時》字、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世》。)唐寫本無此注。又《外》下、各本不分節、與下《鶴鳴九臯、聲聞于天》二句合注。」

(注)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有諸中、必刑見於外。… 諸中、必見於外也。

【毛詩】《毛》上、唐寫本有《口》《臣》善曰《三字》。從李注體例、當有此三字。唐寫本是也。尤本胡刻本或以《善》曰《二字》與舊注別、而於本卷並脫《善》曰《二字》。下不再出校。

【有諸中】《諸》下、朝鮮本袁本有《於》字。

【必見於外也】唐寫本作《必刑見於外》。案今『毛詩』小雅白華「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毛傳作《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唐寫本似是、但《形》誤作《刑》。各本脫《形》字。又唐寫本板本並脫《宮》字。

(正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鶴】唐寫本作《鶴》。袁本作《鶴》。九條本原無此字、後以淡墨加《鶴》字。《鶴》、即《鶴》字。『干祿字書』云、「《鶴》、上俗下正。」『毛詩』小雅鶴鳴作《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羅氏校釋云、「《鶴》與《鶴》古字通。」

【鳴】《鳴》下、唐寫本九條本有《于》字。『漢書』亦有。

【臯】唐寫本作《臯》、九條本作《臯》、尤本崇本袁本作《臯》。『干祿字書』云、「《臯》、《臯》、《臯》、上俗中通下正。」

《臯》似《臯》字。下不再出校。

(注)

臣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又曰、臯、澤也。

【又曰臯澤也】四部本無此五字。疑是五臣張銑注有《臯澤也》之訓、因省。饒氏斟證云、「刻本併兩節注爲一節、故《小雅文》止一見、下《毛萇》字亦改爲《又》字。」羅氏校釋云、「敦煌本此二節注文不誤、各刻本合併爲一節、遂致誤、此乃敦煌本之可貴處也。」

(正文)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明信厥說、封七百歲而不絕。(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體】九條本作《體》。『干祿字書』云、「《體》、上俗下正。」『史記』褚補引作《躬》。

【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史記』褚補引作《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十一字。

【乃】九條本作《迺》。

【設】即《設》字。『敦煌俗字研究』云、「『說文』《夂》字、上從几聲、《夂》即其隸變字。《夂》旁亦皆寫作《夂》。《夂》旁俗或作《夂》、故其偏旁亦或寫作《夂》。」又云、「《夂》、《夂》皆《夂》字篆文的隸楷變體。」又云、「《夂》、《夂》旁的俗寫。《夂》旁亦寫作《夂》。」《夂》旁字、下皆不再出校。

【得信】《信》上、唐寫本九條本有《明》字。

【厥說】《厥》字、唐寫本作《厥》、九條本作《厥》。『干祿字書』云、「《厥》、《厥》、上俗下正。」

【封】〈封〉下、唐寫本無〈於齊〉二字。

(注)

臣善曰、說苑、鄆子說梁王曰、太公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朝而封齊。

【說苑】〈苑〉字、唐寫本作〈苑〉。『干祿字書』云、〈苑〉〈苑〉、上藥名、下園苑。『敦煌俗字研究』云、「但俗書園苑之字亦或繁化作〈苑〉、與藥名之〈苑〉同形。《五經文字》卷中卅部〈苑〉〈苑〉、並於阮反。《說文》獨以上字爲苑園字。今則通用之、經文多作〈苑〉。」下不再出校。案此見『說苑』尊賢篇。

【鄆子】〈鄆〉字、唐寫本作〈鄆〉。『干祿字書』云、「〈鄆〉〈鄆〉、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4 b

(正文) 此土所以日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此土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此土】〈土〉字、九條本誤作〈土〉。〈土〉下、『史記』褚補引有〈之〉字。

【目】〈目〉下、唐寫本無〈夜〉字。

【孳孳】『史記』褚補引作〈孜孜〉。師古注云、「孳與孜同。」

【敏】〈敏〉上、唐寫本九條本無〈脩學〉二字。『漢書』亦無。〈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九字、『史記』褚補引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八字。又下〈譬若〉至〈廣矣〉二百七十八字、

『史記』褚補不引。

(注)

臣善曰、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

【爲善】〈善〉下、朝鮮本有〈者〉字。與『孟子』盡心篇下合。

(正文) 譬若鸞鶴、飛且鳴矣。(譬若鶴鶴、飛且鳴矣) 【譬】九條本作〈辟〉。『漢書』作〈辟〉。『干祿字書』云、〈辟〉〈譬〉、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鶴】唐寫本九條本作〈鸞〉、『漢書』作〈鶴〉。

臣善曰、毛詩曰、題彼背令、載飛載鳴。毛萁曰、題、視也。毛萁曰、題、視也。

【鶴鶴】唐寫本作〈背令〉、與『毛詩』小雅小宛合。唐寫本是、各本涉正文改字。

(正文)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德、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濞、何恤人之言。(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德、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濞、何恤人之言)

【君子不爲】〈爲〉字、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以〉。朝

鮮本袁本校語云、「善本作〈爲〉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爲〉。」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以〉。」

【功】唐寫本九條本作〈功〉。『干祿字書』云、「〈功〉〈功〉、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詩云】〈云〉字、崇本明州本四部本作〈曰〉。

【愆】唐寫本作〈愆〉。『干祿字書』云、「〈愆〉〈愆〉、上俗下正。」九條本作〈愆〉。疑〈愆〉之譌字。『說文』云、「愆、過也。从心衍聲。〈愆〉、播文。」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愆〉下、〈言〉下、九條本並有〈兮〉字。

（注）

臣善曰、皆孫卿子文也。——皆孫卿子文。

【孫卿子】見『荀子』天論篇。】

【文】〈文〉下、唐寫本有也字。

（正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所以塞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

【水至】〈水〉上、九條本有〈故曰〉二字。『漢書』亦有。

【無徒】〈無〉字、九條本作〈无〉。〈徒〉字、九條本作〈徒〉、下同。『干祿字書』云、「〈徒〉〈徒〉、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明】唐寫本九條本作〈明〉、下同。『干祿字書』云、「〈明〉〈明〉、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充耳】〈充〉字、唐寫本九條本作〈塞〉。崇本朝鮮本袁本

明州本作〈蔽〉。朝鮮本袁本校語云、「善本作〈充〉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充〉。」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蔽〉。」

【塞聰】〈塞〉字、九條本作〈掩〉。

（注）

臣善曰、皆大戴札孔子之辭也。薛綜也。黈纁、以黃綿為丸、懸之於冕、以當兩耳、所以塞聰也。劉兆毅梁傳注曰、黈、黃色也。土斗反。

【大戴禮】見子張問入官篇。】

【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絛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唐寫本作〈黈纁以黃綿為丸懸之於冕以當兩耳所以塞聰也〉。饒氏駢證云、「案此節善注、寫卷與刻本義同而文異、或後注修改前注之故。」卷三「東京賦」〈黈纁塞耳〉薛綜注同。

【劉兆毅梁傳注曰黈黃色也土斗反】板本無此注。饒氏駢證云、「劉兆之〈劉〉字不甚明、疑指晉劉兆。」〈斗〉、即〈斗〉字。『敦煌俗字研究』云、「漢碑〈斗〉字或作〈斗〉、〈斗〉蓋即隸變字。《五經文字》卷中斗部〈斗〉亦寫作〈斗〉。……〈斗〉蓋〈斗〉的變體。」羅氏校釋云、「此節善注、敦煌本與各刻本雖詳略不同、然義同而文異、是敦煌本與各刻本並不誤也。」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正文〈黈〉字下有音注〈土斗〉二字。

(正文)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赦】唐寫本作「赦」。『干祿字書』云、「赦」赦、並正。」

【無】唐寫本九條本作「毋」。

【備】唐寫本作「備」、九條本作「備」、袁本作「備」。『干祿字書』云、「備」備、上俗中通下正。』『敦煌俗字研究』云、「備」當是「備」的譌變俗字。《魏温泉頌》「備」作「備」、形微別。」

【義】唐寫本作「義」。『干祿字書』云、「義」義、上俗下正。」

(注)

臣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弗及。

【論語】見子路篇。」

【若不及】「不」字、唐寫本作「弗」。今『尚書』伊訓「弗」字並作「不」。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據足利古本·內野本『尚書』並作「弗」、以為敦煌本存李善注原貌。

5 a

(正文)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

而度之、使自索之。(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使自求之】九條本脫「之」字。

【索】九條本作「索」。『干祿字書』云、「索」索、上俗下正。」

(注)

臣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縱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索得之、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縱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索得之、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大戴禮】見子張問入官篇。『家語』見入官篇。」

【從容】「從」字、唐寫本作「縱」。

【寬】尤本作「寬」。『干祿字書』云、「寬」寬、上俗下正。」

【開視之】「視」字、唐寫本作「示」。

【使自得其本善性也】唐寫本「使」上有「使自得之」四字。案「使自得之」四字見『孟子』滕文公上正文、今趙岐注不復引此四字。「示」、即「示」字。『干祿字書』云、「示」示、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正文)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聖人之教化】『漢書』無之字。

【欲其自得之】『漢書』無其字。

【世】唐寫本作世、缺筆。

【時雖不用】唐寫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無此四字。『漢書』亦無。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有時雖不用一句。」四部本校語云、「五臣無時雖不用四字。」案唐寫李善注本無此句、疑板本增補。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所據板本非李善本原貌。『史記』褚補引有此句。

【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史記』褚補引作「岷然獨立塊然獨處」。塊字、唐寫本九條本作魁。『漢書』作魁、師古注云、「魁讀曰塊」。塊、即塊字。『敦煌俗字研究』云、「鬼爲部首。鬼爲篆文隸變之異。《五經文字》《手鏡》皆以鬼爲部首。鬼旁亦或作鬼」。『文選』諸本鬼旁字多作鬼或作鬼、下不再出校。

【無徒】無字、九條本作无。

【計】『史記』褚補引作策。

【蠡】唐寫本作蠡、九條本作蠡。『干祿字書』云、「蠡、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胥】唐寫本九條本作胥。『干祿字書』云、「胥、上通下正。」

（注）

臣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之。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子胥已見上。

【栖】明州本四部本作棲。『干祿字書』云、「棲、栖、竝正。」

【遺吳】吳字、唐寫本作之。『史記』句踐世家作之、與唐寫本合。

【滅之】之下、唐寫本有子胥已見上五字。羅氏校釋云、「案、『文選』卷四十四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用申胥之訓兵）句善注云、《樂毅遺燕王書》曰、昔吳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吳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與與地、故曰申胥。」敦煌本作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脫此五字、當補。」

（正文）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鄙食其之下齊、（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鄙食其之下齊）【寡】唐寫本作寡、九條本作寡。『干祿字書』云、「寡、上俗中通下正。」

【偶】『漢書』作耦。

【亘】『史記』褚補引作〈常〉。

【疑】唐寫本作〈疑〉、九條本作〈疑〉。『干祿字書』云、

「〈疑〉疑、上通下正。」

【予】『漢書』作〈我〉、『史記』褚補引作〈余〉。

【燕】九條本誤作〈燕〉。

【毅】唐寫本作〈毅〉、九條本作〈毅〉、下並同。『干祿字書』云、「〈毅〉毅、上俗中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鄒食其】〈鄒〉上、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有〈漢用〉二字。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無漢用字。」

四部本校語云、「善無漢用字。」

「〈若夫〉以下、『史記』褚補不引。」

(注)

臣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招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昭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李斯已見上。漢書、鄒食其謂上曰、臣請說齊王使……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守戰備。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鄒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聽歷下守戰之備。

【聞燕昭王好賢】〈好〉字、唐寫本作〈招〉。

【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燕時〉二字、唐寫本作〈

昭〉字。胡氏考異云、「陳云、〈時〉、〈王〉誤、〈禮〉上脫〈客〉字、〈下〉字衍。是也。此所引樂毅傳文。」饒氏斟證云、「此刪節『史記』文、寫卷與刻本各有長短。」羅氏校釋云、「案、從〈樂毅去趙適魏〉至此句、乃刪節『史記』樂毅傳文、敦煌本與各刻本文字雖不同、然並未竄亂、二者皆可也。」

【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唐寫本作〈李斯已見上〉。案卷四十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注引『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云云」饒氏斟證云、「寫卷此五字乃善注〈已見從省〉之例。刻本並作〈又曰〉以次十八字、殆合併六臣注者複錄已見上文之注、即茶陵本所標之〈增補〉六臣注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此五字、乃善注從省之例、各刻本複節引『史記』李斯傳文、殆後人竄亂者也。」〈競〉字、朝鮮本作〈竟〉。胡氏考異云、「案、〈競〉當作〈竟〉。各本皆譌。」

【臣說】〈臣〉下、唐寫本有〈請〉字。『漢書』鄒食其傳作〈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

【東蕃】〈蕃〉字、朝鮮本作〈藩〉。

【迺聽歷下守戰之備】唐寫本作〈迺聽食其罷歷下守戰備〉。案『漢書』鄒食其傳作〈乃聽食其罷歷下守戰備〉。饒氏斟證云、「此『漢書』鄒食其傳文、善注所引、但有刪節、並無竄改。刻本乃經後人竄改、比

對《漢書》本傳，即見所改之陋。」羅氏校釋云、「案、
酈食其謂上曰至此，乃節引『漢書』酈食其傳文，敦煌
本但有刪節，並無竄亂，各刻本無『請』、無『聽食其』而多
『之』者，乃後人竄亂者也。」

5 b

（正文）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
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
管窺天，以蠶測海，以筵撞鐘。豈通其條貫，孝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
曰，以筵窺天，以蠶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流】九條本朝鮮本作『流』。『干祿字書』云、「〔流〕定、上
俗下正。」

【定】九條本作『芝』。『干祿字書』云、「〔芝〕定、上
通下正。」

【是遇其時者也】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無『者』字，朝鮮
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有『者』字。」四部本校語云、
「五臣本無『者』字。」『漢書』亦無。

【恠】唐寫本作『恠』、九條本作『恠』。『干祿字書』云、
「〔恠〕恠、上俗下正。」

【邪】九條本作『耶』。『干祿字書』云、「〔耶〕邪、上
通下正。」

【筵】唐寫本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管』。

師古注云、「〔筵〕、古〔管〕字。」饒氏斟證云、「〔管〕字殆
書手偶從別本，善本當作『筵』，觀此卷善注引服虔音管，
可以推知，胡刻及『漢書』並作『筵』。」羅氏校釋云、「案、
〔筵〕〔管〕古今字。」

【窺】唐寫本九條本作『窺』。『干祿字書』云、「〔窺〕窺、
上俗下正。」『漢書』作『闕』。羅氏校釋云、「〔闕〕與『窺』
通也。」

【筵】唐寫本作『筵』、九條本作『筵』、『漢書』作『筵』。
『干祿字書』云、「〔筵〕廷、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撞】唐寫本九條本作『撞』。羅氏校釋「案、顏氏家訓』
勉學篇〔撞〕、此謂撞擣挺擣之。又『說文』手部〔撞〕、
迅擣也。〕〔撞〕〔撞〕都有擣義，二字相通也。」

【鍾】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鍾』、『漢書』亦
同。

【豈能通其條貫】唐寫本無『能』字。

【考】唐寫本九條本作『孝』。『干祿字書』云、「〔孝〕考、
上通下正。」

【發】九條本作『發』。『干祿字書』云、「〔發〕發、上
俗下正。」

【音聲哉】〔聲〕下，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有『者』字，朝
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無『者』字。」四部本校語
云、「五臣本有『者』字。」

（注）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一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

蚤、瓠瓢也。文穎曰、筵音
菓筵。

臣善曰、莊子、魏牟謂公孫
龍曰、子乃規規而求之以察、
索之以辯、是直管闕天、用
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
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
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
之以筵、豈能發其聲哉。

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
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
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
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
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
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
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六字。胡氏考異
云、「此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二本以善音而誤刪也。
下〔文穎曰筵音庭〕及〔如淳曰躡音精〕、〔服虔曰躡音劬〕、
亦然。凡善音二本誤刪而此仍有者、餘不悉出。」「漢書」
注引同。

【張晏曰蠹瓠瓢也】『漢書』注引同。此七字、四部本誤
刊入張銑注末。

【文穎曰筵音庭】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六字。正
文〔筵〕下有音注〔廷〕字、崇本同。此從五臣本體例、亂善
注也。〔庭〕字、唐寫本作〔菓筵〕二字。『漢書』作〔謂菓筵
也〕、無〔音〕字。

【莊子曰】唐寫本無〔曰〕字。從李善注體例、不當有此〔
曰〕字、唐寫本是也。

【乃規規】〔乃〕上、唐寫本有〔子〕字。朝鮮本脫〔乃〕字。
案『莊子』秋水篇有〔子〕字、板本脫。又今『莊子』〔規
規〕作〔規規然〕。

【是直用管窺天】唐寫本無〔用〕字、〔窺〕作〔闕〕。『莊子』
秋水篇有〔用〕字、作〔窺〕。〔天〕字、袁本誤作〔矣〕。

【指】唐寫本作〔指〕、尤本作〔指〕。『干祿字書』云、「〔
旨〕〔旨〕〔旨〕、上中通下正。」「〔旨〕旁字、下不再出校。

【鳴鍾】〔鍾〕字、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鐘〕。

【撞之以筵】〔撞〕字、唐寫本作〔撞〕、明州本作〔撞〕。

【發其音聲哉】唐寫本無〔音〕字。羅氏校釋云、「案、『說
苑』善說〔程榮《漢魏叢書》本〕作〔子路曰、建天下之
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無〔音〕、與敦煌
本合。」

【正文】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
靡耳、何功之有。〔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
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猶】朝鮮本袁本作〔由〕。『漢書』作〔繇〕。

【鼯鼯】即〔鼯鼯〕。九條本作〔鼯鼯〕、亦同。

【由】『漢書』作〔猶〕。

【孤】九條本誤作〔孤〕、尤本誤作〔狐〕。

【虎】九條本作〔用〕。『干祿字書』云、「〔虎〕〔虎〕、上
通下正。」

(注)

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一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

鼯音劬。

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一名奚鼻。應劭風俗通曰、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子、是也。

鼯音劬。

李巡爾雅注曰、鼯、一名奚鼻。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子、是也。說文曰、鼯、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

【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鼯音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十二字。正文「鼯」下各有音注「精」字、崇本同。此從五臣本體例、亂善注也。『漢書』注引作「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鼯音精劬」、與李善注引異。

【按方言】「按」字、唐寫本作「案」。

【孤豚之子】唐寫本無「之」字。「孤」字、尤本誤作「狐」。

【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唐寫本無此十六字。胡氏考異云、「案、靡」當作「糜」。各本皆誤。「饒氏斟證云、「說文」則米部「糜、糝也」、非部「靡、披靡也」、皆與善注所引不合。惟火部云「糜、爛也」、桂氏義證云「客難借靡字、李引糜義以釋之」、王筠沈濤等皆信此是善注曲爲之說、其實寫卷已無此注、刻本所有者又與原引書不同、故此注當是後人混入。本書二五盧子諒贈劉琨詩「靡軀不悔」下同有此誤。檢本書卷三三招魂「靡散不可止」下、善錄王逸舊注「靡、碎也」、此乃善引舊說眞貌。」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亡皮切」三字、正文「靡」下有音注「亡皮」二字。

（正文）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於大道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於大道也。

【困】袁本誤作「去」。

【適】九條本作「適」。『干祿字書』云、「商」商、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足】九條本作「足」、下同。『干祿字書』云、「足」足、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權】九條本作「權」。『干祿字書』云、「權」權、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惑】唐寫本作「惑」、『漢書』亦同。羅氏校釋云、「惑」與「惑」通。」

6 a

解嘲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解】九條本作「解」、下同。『干祿字書』云、「解」解、上俗中下正。」下不再出校。朝鮮本誤作「鮮」。

【嘲】『漢書』揚雄傳下作「譎」、下並同。饒氏斟證云、「嘲」字、刻本皆從口、『漢書』皆從言、寫卷題從口、文中皆從言。」

【一首】崇本四部本無「一首」二字。

【并序】唐寫本無「并序」二字。（正文）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傳】尤本袁本四部本作傳、下同。『敦煌俗字研究』云、「專」俗字作專、相應傳俗作傳。」「千祿字書」云、「專」專、上通下正。」然此傳、非傳、即傳字也。尤本袁本四部本傳字亦作傳。尤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專旁字多作專、或作專、專專專專旁、不分。下不再出校。

(注)

臣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正文)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起】起上、九條本有或字。『漢書』亦同。

(注)

漢書音義曰、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漢書音義】漢上、四部本有善曰二字。案卷二「西京賦」(薛綜注)下李善云、「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從李注體例、漢上不當有善曰二字。下『漢書』舊注上、四部本並有善曰二字。此四部本之體例也。不再出校。

【音義】義下、唐寫本有曰字。

(正文)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譏雄

以玄之尚白、(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草創】『漢書』無創字。胡氏考異云、「何校去創字、云漢書無。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草創、是其本有此字、恐各本所見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耳。」饒氏斟証云、「王先謙補注云、宋祁曰、草下當有創字。」案濟注云(草創言造作也)、知五臣本亦有創字。」羅氏校釋云、「案、創字當有、『漢書』脫、當據補。」

【人有】唐寫本無有字。『漢書』人有二字作或字。饒氏斟証云、「補注云、宋祁曰、或上當有入字。」

【嘲雄】嘲字、唐寫本九條本作嘲。『漢書』亦同。

【玄】唐寫本朝鮮本四部本作玄。胡刻本缺筆。尤本崇本袁本明州本作玄、亦缺筆。下不再出校。

【之尚白】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無之字、『漢書』亦無。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有之字。」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無之字。」

(注)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也。

【無可用】用下、唐寫本有也字。

(正文) 而雄解之、論曰解嘲。其辭曰、(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雄】雄上、唐寫本九條本崇本朝鮮本明州本四部本有而字。『漢書』亦有。朝鮮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無

而<字>。四部本校語亦云、「善無<而>字。」案唐寫本有<而>字、李善注原本有此、六家·六臣本據所脫<而>字李善注刻本校也。

【嘲】唐寫本作<嘲>。『漢書』亦同。

（正文）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藝文類聚』卷二十五「漢楊雄解嘲」不引<不生則已>四字。】

【嘲】唐寫本作<嘲>。『漢書』亦同。

【楊】『漢書』作<揚>、下同。

【楊子】<子>下、九條本有<雲>字。

【世】唐寫本作<世>、注文同、缺筆。

【網】唐寫本誤作<網>、九條本作<經>。『敦煌俗字研究』云、「<網>作<經>爲隸書之變、而<經>又爲<經>字俗訛。『手鏡·糸部』<經>正、<網>今。」<經>又爲<經>的訛字、行均以爲<正>、謬。」羅氏校釋云、「案、作<網>是、敦煌本訛。」

（注）

臣善曰、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

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

【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唐寫本無此十九字。<肇>字、尤本作<肇>。『干祿字書』云、「<肇>

<肇>、上通下正。」案『尚書』見伊訓篇。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云、「正文<人網人紀>與注引『尚書』<人紀>、其意小異。」

【於世也】<世>下、唐寫本有<者>字。『孔叢子』獨治篇（明·程榮輯「漢魏叢書」本）亦有。

（正文）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儂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儂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類聚』不引<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十字及<懷人之符分人之祿>八字。】

【必】『漢書』作<則>。

【母】朝鮮本作<母>。<母>與<母>、朝鮮本混用。

【圭】唐寫本九條本作<圭>、『漢書』同。羅氏校釋云、「案、<圭>與<圭>通。」

【儂】九條本誤作<擔>。

【爵】唐寫本九條本尤本作<爵>。『敦煌俗字研究』云、「<爵>與<爵>篆文隸變之異。」下不再出校。

（注）

臣善曰、說文曰、儂、荷也。說文曰、儂、荷也。應劭曰、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說文曰】尤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脫<曰>字。

（正文）紆青拖紫、朱丹其靛。（紆青拖紫、朱丹其靛）
【拖】『漢書』作<扞>。羅氏校釋云、「案、<扞>與<拖>

同。」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6 b

〔正文〕今吾子幸得遭明賦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類聚〕不引與羣賢同行五字。〔今吾子〕「漢書」無吾字。〔幸〕九條本誤作幸。幸與幸別字、正字通云、幸、俗幸字。〔明盛〕九條本作賦明。類聚引亦同。〔世〕唐寫本作世、缺筆。〔與〕九條本作與、下並同。干祿字書云、與、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注〕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

〔待詔金馬門〕「漢書」注引作金門金馬門也。〔小玉堂〕堂下、唐寫本有殿字。漢書注引有殿。

也二字。

〔正文〕曾不能畫壹奇、出壹策、上說人主、下談公王。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類聚〕不引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十六字。〔畫〕九條本誤作書。

〔一〕唐寫本並作壹。羅氏校釋云、「案、一與壹通。」

〔策〕唐寫本九條本袁本明州本作策。干祿字書云、策、笑策策、上俗中下正。策、即策字。

〔卿〕唐寫本九條本作王。饒氏鞫証云、「二三字頗晦、畫間似有兩點、各本並作卿字。今看唐寫本九條本、並明作王字。」

〔耀〕唐寫本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耀。漢書亦同。正字通云、「耀、與耀同。」饒氏鞫証云、「宋本漢書作耀、補注本作耀。」

〔一從一橫〕唐寫本作壹從壹橫、九條本作壹縱壹橫、漢書作壹從壹衡。羅氏校釋云、「衡與橫通。」〔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

其說何。

【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饒氏斟證云、「案《史記》田完世家、《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又《戰國策》韓策、《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此注似刪節舊文、但句讀錯誤、且爲寫卷所無、當是他注混入。」羅氏校釋云、「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注文蓋刪節此文而成、然字句有脫、故文義不通、敦煌本無此十三字、當是他注混入。」

【正文】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芟菜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

【類聚】不引《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十一字。」

【顧默】顧字、唐寫本九條本作顧。『干祿字書』云、
「顧」顧、上通下正。「默」字、『類聚』引作黜。『漢書』無「默」字。

【太】九條本誤作大。

【枝】唐寫本九條本作支、『漢書』作攴。『干祿字書』云、「支」支、上俗下正。」

【葉】即葉字。唐寫本作葉。羅氏校釋云、「葉」乃「葉」之別體。」

【疎】九條本作疏、『漢書』作疏。

【數十】『漢書』無「數」字。胡氏考異云、「案、漢書無「數」字、此不當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是其本誤衍、後又以之亂善。」梁氏旁證云、「王氏鳴盛曰、此當指『法言』。然今『法言』正文不及萬言、而此云云、

則非指『法言』。」饒氏斟證云、「胡克家以向注有「數十萬言」句指爲五臣亂善、不知寫卷善單注本正文亦有此「數」字。又『漢書』補注引王鳴盛曰、「今太玄經具存、正文大約與五千文之數合、此云十餘萬言、不可解。」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有「數」、「數」字當有、非五臣亂善、胡說非也。」

【萬】九條本作「万」、下同。『干祿字書』云、「「万」萬、並正。」下不再出校。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
四布也。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明州本無「說文曰」三字。梁氏旁證云、「朱氏珔曰、「疎」當作「疏」。今『說文』「扶佐也」《疏通也》無四布之訓。此注不知何據。疑注本云（以樹喻文扶疎四布也）、乃自解之辭、而後人誤加「說文曰」三字。」饒氏斟證云、「案《說文》木部「扶」字下作「扶疎」、段注云、「古書多作扶疎、同音假借也。」刻本此注似後人誤混。」疑是板本增添善注而衍「說文曰」三字、但明州本似不誤。

【正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倉天、大者含元氣、孺者入無聞。（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聞）

【蒼】唐寫本九條本作倉。羅氏校釋云、「「倉」與「蒼」

通。」

【含】唐寫本作〈含〉。『干祿字書』云、「〈含〉〈含〉、上通下正。」九條本作〈函〉。

【細】唐寫本作〈熾〉、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織〉、『漢書』『類聚』引作〈織〉。朝鮮本袁本校語云、「善本作〈細〉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細〉。」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織〉。」羅氏校釋云、「案、〈熾〉乃〈織〉之別體。」案唐寫李善單注本作〈熾〉字、六家·六臣本校李善本、蓋後人所改也。

【無】九條本作〈无〉。

【閒】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倫〉。『漢書』亦同。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間〉字。」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倫〉。」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擘。無閒、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閒。

【麻】尤本朝鮮本袁本作〈曆〉、明州本四部本作〈歷〉。

(正文) 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纒給事黃門。(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纒給事黃門)

【然而】『類聚』引無〈而〉字。

【擢】唐寫本作〈擢〉。此即擢字。羅氏校釋云、「敦煌本從〈木〉從〈手〉之字常混用。」

(注)

蘇林曰、權之纒為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纒為給事黃門、不長作也。不長作。

【蘇林曰擢之纒為給事黃門不長作】明州本無此十四字。〈蘇〉字、唐寫本作〈蘇〉。『干祿字書』云、「〈蘇〉〈蘇〉、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不長作】〈作〉下、唐寫本有〈也〉字。

(正文)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類聚】不引此十五字。

【無】『漢書』作〈毋〉。

【拓】唐寫本九條本作〈拓〉作〈拓〉。寫本〈不〉與〈不〉常混用、〈拓〉、即〈拓〉字。『玉篇』云、「〈拓〉、廣大也。」案〈拓〉與〈拓〉通。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正文)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觀、不知跌將赤吾之族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笑】九條本作〈咲〉、下同。『干祿字書』云、「〈咲〉〈笑〉、上通下正。」下不再出校。

【客徒】〈徒〉下、唐寫本九條本尤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有〈欲〉字。四部本校語云、「善無〈欲〉字。」『漢

書』『類聚』引亦有。胡氏考異云、「何校〈徒〉下添〈欲〉字。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欲〉字。案、漢書有。此傳寫脫、校語非。」饒氏駢証云、「案六臣本校語疑所見異本。若胡刻無〈欲〉字、乃尤氏從六注剔取善注時、照校語刪去耳。」案今尤本有〈欲〉字、胡克家所見與此異。

【一跌】唐寫本無〈一〉字。饒氏駢証云、「〈知〉下脫〈一〉字。」羅氏校釋云、「案、〈一〉字當有、敦煌本脫、當補。」

（注）
臣善曰、廣雅曰、跌、老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唐寫本無〈赤謂誅滅也〉此五字。明州本無此十一字。〈差〉字、唐寫本作〈老〉。『干祿字書』云、「〈老〉〈差〉、上俗下正。」羅氏校釋云、「案、

『漢書』注、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此即〈赤謂誅滅也〉之所本、敦煌本無此五字、殆後人混入者也。」

7 a
（正文）往者周凶解結、羣鹿爭逸、（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往】九條本作〈昔〉、傍記云、「〈往〉イ。」
【昔】唐寫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者〉、『漢書』亦同。朝鮮本袁本校語云、「善本作〈昔〉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昔〉。」四部本校語云、「善作〈昔〉。」但唐寫李善單注本作〈者〉字、六家・六臣本所校李善本、

蓋後人所改也。

【網】唐寫本作〈凶〉、九條本作〈綱〉、『漢書』作〈罔〉。羅氏校釋云、「案、〈罔〉與〈網〉通、〈凶〉乃〈罔〉之別體。」

【羣】九條本作〈群〉。

【逸】九條本作〈佚〉。『類聚』引亦同。羅氏校釋云、「案、〈佚〉與〈逸〉通。」

（注）

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也。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在爵位者】〈者〉下、唐寫本有〈也〉字。

（正文）離為十二、合為六七、（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類聚】不引此八字。」

【離為】九條本原脫〈為〉字、後以淡墨傍加〈為〉字。
（注）

臣善曰、十二、已見東方朔 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
荅客難。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
楚、趙、韓、魏為六、就秦 為六、就秦為七。
而七也。

【十二國已見上文】唐寫本作「十二已見東方朔荅客難」。四部本無此七字、張晏曰「下有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又曰二十五字。饒氏駢証云、「案胡刻此注、義與寫卷相同、但添一〈國〉字。仍非善注真貌、叢刊本則所謂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荅客難》（并為十二）句下注與叢刊本複引同。」
【謂齊】四部本無〈謂〉字。

【韓趙】唐寫本作「趙韓」。

【爲七】唐寫本作「而七也」三字。

【正文】四分五割、並爲戰國。〈四分五割、並爲戰國〉

【類聚】不引此八字。」

【割】九條本作「割」、即「割」。『干祿字書』云、「古」〈害〉、上俗下正。」

(注)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四分、則交午而裂如田字也。

【四分五裂之國也】〈也〉下、唐寫本有「四分則交午而裂如田字也」十一字。案『漢書』注引作「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唐寫本似是、疑板本脫十一字。

【正文】土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土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

【無】唐寫本九條本並作「亡」。『類聚』引亦同。『漢書』下「無」字作「亡」。

【富】尤本明州本作「富」。『干祿字書』云、「富」〈富〉、上俗下正。」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失士則危】〈危〉下、袁本有「也」字。

【正文】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賦以棄、或整坏以遁。〈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賦以棄、或整坏以遁〉

【類聚】不引此二十字。」

【遁】九條本作「遜」、即「遜」字。

(注)

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

臣善曰、史記曰、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整坏而遁之。普來反。

【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明州本無此十一字。

【史記】〈記〉下、唐寫本有「曰」字。

【竊載范雎入秦】唐寫本「竊」作「過」。饒氏斟證云、「案善注節取《史記》范雎傳、〈過〉字與原文合、刻本作「竊」、疑後人所改。」

【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整坏而遁之坏普來切】明州本無此二十九字作「餘見向注」。『淮南

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子』見齊俗訓。

【坏普來切】唐寫本無坏字。朝鮮本袁本無此四字。

（正文）是故驩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取世資

【類聚】不引此十一字。

【鄒】唐寫本作駢、九條本作鄒、漢書作駢。

【干祿字書】云、「莠」莠、上中通下正。」羅氏

校釋云、「案、《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

顓頊之後所封。」段注《周時作鄒、漢時作駢者、古今字

之異也。」是鄒與駢古今字也。」

【頡】漢書作亢。羅氏校釋云、「又《亢部》亢、

人頡也……頡、亢或从頁。」是亢與頡同也。」

【世】唐寫本作世、缺筆。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注。】

（注）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	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	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
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	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	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避下	文也。頡、苦浪切。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

『漢書』注引作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

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爲迂闊遠於事情、然

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胡氏考異云、「案、鄒字

不當有、各本皆衍。顏注引無、可證也。」饒氏斟證云、

以《漢書》注引應劭說校勘此注、知注中誤天事爲

大事、又談天鄒衍句多一鄒字。此種錯誤、兩刻本

相同、亦可證尤氏善單注本乃從六臣注中剔出。」應上、

四部本有善曰二字。朝鮮本明州本袁本下文頡上有

善曰二字。羅氏校釋云、「案、今本《漢書》注引應劭說、

《大事》作天事、談天鄒衍無鄒字。敦煌本無此七十

字注、殆後人混入者也。」

【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朝鮮本取下無世字、怪字

下有世字。

【頡苦浪切】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四字。正文

頡字下有音注、朝鮮本袁本作苦浪、崇本明州本四部

本作苦良。

（正文）孟軻雖連萑、猶爲萬乘師。（孟軻雖連去聲）

猶爲萬乘師

【類聚】不引此十字。

【五】九條本作五。

【去聲】唐寫本無此音注。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

無去聲字。此從五臣體例、竄亂善本。唐寫本是也。

【萬】唐寫本九條本作萬。

【乘】九條本誤作垂、以淡墨傍記乘字。

(注)

蘇林曰、連甕、言語不便利也。

趙歧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趙歧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唐寫本無此二十字。《趙》上、朝鮮本明州本袁本有《善曰》二字。四部本上文《蘇》上有《善曰》二字。案此見滕文公上題辭章指、《若弟子之問師》作《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阮元校勘記云、「宋本考文古本作《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7 b

(正文) 今大漢左東海、《今大漢左東海》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正文) 右渠搜、《右渠搜》

【渠】九條本作《渠》、下同。『干祿字書』云、「《巨》《巨》、上俗下正。」下不再出校。

【搜】唐寫本作《搜》。羅氏校釋云、「案、此乃敦煌本從手從木之字常混用的又一例。」

(注)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拊支、渠搜、屬

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一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

【析支】《析》字、唐寫本作《拊》。『干祿字書』云、「《拊》《析》、上俗下正。」『尚書』禹貢作《析支渠搜》。袁本誤作《拊》。

【河關】《關》字、唐寫本作《關》。胡氏考異云、「何校《關》改《關》、陳同。是也。各本皆誤。」饒氏斟證云、「《關》字與《尚書》禹貢孔傳合、刻本及《漢書》補注並誤作《關》。何焯校作《關》、與寫卷暗合。」羅氏校釋云、「案、《禹貢》《析支渠搜》句孔安國傳云、「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與敦煌本合、各刻本作《關》誤。」

(正文) 前番禹、《前番禹》

(注)

應劭曰、南海縣。張晏曰、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

潘。

【南海郡】《郡》字、唐寫本作《縣》。饒氏斟證云、「《漢書》補注引官本亦作《郡》。」羅氏校釋云、「案、《漢書·地理志》有南海郡、屬縣六、番禺其一焉。作《郡》是、敦煌本訛。」

【蘇林曰番音潘】唐寫本作《蘇林曰音番》。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六字。正文《番》下有首注《潘》字、崇本同。此從五臣體例、亂善注也。饒氏斟證云、「《漢書》補注《宋祁》曰、番、蘇林音潘。」

(正文) 後斟塗。《後斟塗》

【椒】唐寫本九條本作「柎」。『干祿字書』云、「柎」作「叔」、上通下正。」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陶」、朝鮮

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椒」字。」四部本校語云、「善作「椒」。」案唐寫李善單注本作「椒」字、六家·六臣

本所校李善本、蓋後人所改也。『漢書』亦作「陶」、師古注云、「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胡氏考

異云、「袁本、茶陵本「椒」作「陶」、云善作「椒」。何校云「椒」漢書作「陶」。師古曰、「有作「椒」者、乃流俗所改。」陳同。今案、何、陳所校非也、顏本作「陶」、具見彼注。

善此引「應劭曰、在漁陽之北界」、與顏義迥別、蓋應氏漢書作「椒」、顏所不取、而善意從之也。若以顏改善、是所未安。凡選中諸文、謂與他書必異亦非、必同亦非、其為

例也如此。」饒氏輯証云、「考異謂善從應劭作「椒」、而不從顏監作「陶」。王先謙謂當闕疑。」

(注) 應劭曰、漁陽之北界也。——應劭曰、漁陽之北界。【北界】「界」下、唐寫本有「也」字。「北」字、尤本誤作「比」。

(正文) 東南一尉、

【「類聚」不引此四字。】

(注)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回浦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稽」下、唐寫本有「回浦也」三

字。饒氏輯証云、「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回浦下云、南部都尉治」、寫卷有此三字、與《漢書》合。」羅氏

校釋云、「回浦也」三字當有、各刻本脫、當補。」此十字、四部本在向注末。此從五臣李善注本體例、而「如」上

脫「善」二字。

(正文) 西北一候。

【「類聚」不引此四字。】

【候】即「候」字。

(注) 如淳曰、地理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地理志曰】「曰」字、唐寫本作「云」。

【玉門】「玉」字、袁本誤作「主」。

【有候也】朝鮮本無「也」字。

(正文) 徽以糺墨、製以鑽鈇、(徽以糾墨、制以鑽鈇)

【「類聚」不引此八字。】

【糾】唐寫本九條本作「紕」、注文同。朝鮮本作「糾」、注文同。『集韻』云、「糾」、或作「紕」。」「糾」與「糾」、別

字。但「敦煌俗字研究」云、「按、「斗」蓋「斗」的變體。《略雜難字》載「糾」字、「斗」旁亦寫作「斗」。朝鮮本「糾」

字、疑「糾」字之變體。

【墨】九條本作「縹」。縹與「縹」、意通。卷十三賈誼「鵩

鳥賦」、卷二十孫楚「征西官屬送陟陽侯作詩」、卷顏延之「陶徵士誄」並作「糾」。

【制】唐寫本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製〉、
『漢書』亦同。

【鎖】『漢書』作〈質〉。
(注)

服虔曰、刑、縛束之也。應劭曰、音以繩微弩之微。

臣善曰、說文曰、紕、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

傳曰、不忍加之鈇質。何休曰、斬腰之刑也。

【制縛束也】唐寫本作〈刑縛束之也〉。〈制〉字、朝鮮本袁本作〈製〉。饒氏斟証云、「王念孫謂〈制〉字乃〈微〉之譌。」

羅氏校釋云、「案、〈刑〉〈制〉皆訛、當作〈微〉。《廣雅·釋詁》〈微、束也〉、王念孫疏証云、《說文》又云、微、三糾繩也。《坎·上六》〈係用微纆〉、馬融注云、〈微纆、索也〉。劉表注云、〈三股爲微、兩股爲纆〉。《文選·解嘲》〈微以糾墨〉李善注引服虔云、〈微、縛束也〉。」是

王念孫所見之《文選》注引作〈微、縛束也〉、此可正敦煌本及各刻本之訛。」

【束以】〈束〉字、唐寫本尤本作〈音〉。饒氏斟証云、「〈音〉字刻本譌作〈束〉(饒氏本誤作〈束〉、今改)。」『漢書』補注云、〈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微舊作微、應劭曰、微音以繩

微弩之微、該案音揮。〉案此乃王先謙錄宋祁校語、蕭該文選音已佚、宋祁引此、至堪重視。」羅氏校釋云、「《漢

書補注》引蕭該《漢書音義》與敦煌本合。各刻本作〈束〉、誤。(尤刻本作〈音〉不誤、胡刻本改作〈束〉誤。)

【三合繩也】唐寫本無〈也〉字。羅氏校釋云、「案、《說文·斗部》作〈糾、繩三合也〉、敦煌本及各刻本〈繩〉與〈三合〉並誤倒。」案糸部云、「微、一曰三糾繩也。」

【又曰墨索也】今『說文』作〈縲索也〉。段注云、「按从黑者所謂黑索拘繫罪人也。今字从墨。」梁氏勞証云、「〈墨〉當作〈縲〉。糸部〈縲、索也〉。〈縲〉與〈纆〉通。」

【不忍加鈇鎖】〈鎖〉字、唐寫本作〈質〉、袁本誤作〈鎖〉。案『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作〈不忍加之以鈇鎖〉。

【何休注曰】唐寫本無〈注〉字。從李注體例、無者是也。

【斬晉之刑】〈晉〉字、袁本誤作〈善〉。案『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何休注作〈晉斬之罪〉。

【音質】唐寫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二字。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正文〈質〉下有音注〈質〉字。此從五臣本體例也。羅氏校釋云、「案、〈音質〉二字不當有、殆他注混入者也。」

【正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類聚】不引〈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八字。」

【散】九條本作〈散〉。『干祿字書』云、「〈散〉〈散〉、上下下正。」

【禮】九條本作〈禮〉。『干祿字書』云、「〈禮〉〈禮〉、並正。多行上字。」

【曠】朝鮮本〈廣〉。

【廬】九條本誤作〈廬〉。

(注)

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臣善曰、左氏傳曰、齊晏桓

子卒、晏嬰轟 衰斬、居倚廬。 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

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轟 斬衰、居倚廬。

【以為親行三年服】〈以〉字、明州本四部本作〈不〉。『漢書』注引作〈以不為親行三年服〉。胡氏考異云、「茶陵本

〈以〉作〈不〉、是也。袁本亦作〈以〉。漢書注引〈以〉〈不〉兩

有、皆非。」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以〉下脫〈不〉、

當補。」

【不得選舉】〈舉〉下、袁本衍〈之〉字。

【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唐寫本無此八字。

【齊晏桓子卒】〈桓〉字、袁本誤作〈相〉。

【廬】四部本作〈廬〉。『干祿字書』云、「〈廬〉〈廬〉〈廬〉、

上中通下正。」

【斬衰】唐寫本作〈衰斬〉。案『左氏傳』襄公十七年作〈

衰斬〉、與唐寫本合。

(正文)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天下】〈天〉上、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有

〈是以〉二字。九條本傍記云、「イ本。」朝鮮本袁本明州

本校語云、「善本無〈是以〉字。」四部本校語云、「善無〈

是以〉字。」

是以〉字。」

【雷動】〈動〉下、九條本有〈而〉字。『類聚』引亦有。

【于】袁本誤作〈干〉。

【此下唐寫本不分節、無善注。】

(注)

史記、劇通曰、天下之士、

雲合霧集、魚鱗 雜選。選、

徒合切。

【雜】『史記』淮陰侯列傳作〈襍〉。『集韻』云、「〈雜〉、

或从衣集。」

(正文)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繇。〈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

【稷】九條本作〈稷〉。疑〈稷〉之訛字。『干祿字書』云、

「〈稷〉稷、上俗下正。」

【契】唐寫本九條本作〈契〉。『干祿字書』云、「〈契〉〈契〉、

上通下正。」

【皐】唐寫本作〈皐〉、九條本作〈皐〉。『干祿字書』云、

「〈皐〉皐、上俗中通下正。」『漢書』作〈咎〉。

【陶】唐寫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繇〉。『漢書』亦

同。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陶〉字。」四部

本校語云、「五臣本作〈繇〉。」羅氏校釋云、「〈皐繇〉〈咎

繇〉〈皐陶〉、同音通假也。」

(注)

臣善曰、尚書、帝曰、兪、——尚書、帝曰、兪、咨禹、汝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楸哉。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禹讓于稷契皋咎繇。

【懋哉】〈懋〉字、唐寫本作〈楸〉。『尚書』舜典作〈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據敦煌本釋文。『北堂書鈔』以〈楸〉爲是。

【于】袁本誤作〈干〉。

【暨皋陶】唐寫本作〈皋咎繇〉。案『說文』云、「泉、甬與詞也。从彳自聲。虞書曰、泉咎繇。」『史記』夏本紀〈淮夷蠙珠泉魚〉索隱云、「泉、古暨字、與也。」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以唐寫本爲是。

(正文) 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授於阿衡。〈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縱】唐寫本誤作〈縱〉。九條本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纒〉。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縱〉。」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纒〉。」『集韻』云、「纒、說文、冠織也。謂以緇帛韜髮、或作〈縱〉。」『類聚』引亦作〈纒〉。

【擬】唐寫本九條本作〈擬〉。『干祿字書』云、「疑、疑、上通下正。」

【衡】九條本作〈衡〉、朝鮮本作〈衡〉。『敦煌俗字研究』云、「魚、旁俗書亦或作魚。」又云、「魚、旁亦寫作魚。」

(注)

臣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纒、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縱同。今之幘也。纒與縱同。所氏反。阿衡、已見上。

衡、伊尹也。

【纒與縱同】〈纒〉上、唐寫本有「纒今之幘也」五字。案『儀禮』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鄭玄注作「纒今之幘也」纒與縱同所氏反、與唐寫本合。〈縱〉字、袁本誤作〈縱〉。

【縱所氏切】唐寫本無〈縱〉字、與『儀禮』士冠禮鄭玄注合、是也。袁本明州本無此四字。

【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唐寫本作〈阿衡已見上〉五字。〈商〉字、朝鮮本作〈商〉。明州本無。毛萇曰阿衡伊尹七字。羅氏校釋云、「案、《文選》卷四十四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遂荷阿衡之號〉句下注與各刻本注複引同、複引時〈詩〉上脫〈毛〉。敦煌本作〈已見上〉、從省之例也。」

8 a

(正文)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注)

臣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令伯表。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令伯表。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唐寫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十字。胡氏考異云、「袁本無此十六字、有「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十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饒氏鞫證云、「此注乃〈已見從

省例。案茶陵本題作〈增補〉、此十六字即所補也。尤表善單注本異于此寫卷作〈已見〉、竟同于茶陵本所增補、知尤本所出之六臣本蓋與茶陵本同源。」羅氏校釋云、「案、《文選》卷三十七李密《陳情事表》〈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句下注引《孫卿子》與此同。」此見《荀子》仲尼篇。

（正文）故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柳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勃瀨之壘、乘鷹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柳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勃瀨之島、乘鷹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類聚〕不引〈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十二字。

〔當〕〈當〉上、唐寫本九條本有〈故〉字。

〔塗〕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途〉。『干祿字書』云、「塗」上、上塗泥、下塗路。」

〔升〕『漢書』作〈入〉。

〔青〕袁本誤作〈貴〉。

〔溝〕唐寫本作〈溝〉、九條本作〈溝〉。『干祿字書』云、「溝」上、上通下正。」

〔勢〕唐寫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作〈勢〉、九條本作〈勢〉。『干祿字書』云、「勢」上、上俗下正。」

〔匹〕九條本作〈迓〉。『干祿字書』云、「迓」上、上俗下正。」

〔崖〕九條本作〈厓〉、『漢書』作〈雀〉。師古注云、「雀」

字或作〈厓〉。『類聚』引作〈涯〉。羅氏校釋云、「案、作〈雀〉誤。」

〔勃瀨之島〕〈勃〉字、唐寫本作〈勃〉、九條本作〈勃〉。『干祿字書』云、「勃」上、上俗下正。」

〔海〕〈島〉字、唐寫本袁本四部本作〈島〉、九條本作〈島〉。『漢書』作〈勃解之鳥〉。師古注云、「島」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梁氏旁證云、「今案、

『文選』正與顏注〈解嘲〉或作本同。作〈厓〉字〈島〉字者是也。沈休文詩、謝元暉牋兩注所引與本書此篇不合、皆後人所改。臧氏琳曰、「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濶、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或改〈厓〉作〈雀〉。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為贅語矣。」饒氏駁証云、「王念孫曰、「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古〈島〉字有通借〈鳥〉者。《禹貢》鳥夷、孔讀〈鳥〉為〈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濶、子雲借〈鳥〉為〈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臧說是也。」宋祁引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勃瀨、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羅氏校釋云、「敦煌本案、作〈島〉、不誤。」

〔乘〕九條本誤作〈垂〉、以淡墨傍記〈乘〉字。

〔雁〕唐寫本九條本作〈雁〉、『漢書』作〈雁〉。『干祿字書』云、「雁」上、上通下正。」

〔雙〕崇本作〈雙〉。

〔鳧〕唐寫本袁本作〈鳧〉、『類聚』引亦同。九條本作〈鳧〉。『敦煌俗字研究』云、「鳧」字《說文》從鳥、几聲作〈鳧〉、

俗省作鳧。又云、「鼻即鳧」的俗字。漢碑中鳧字或作鼻、又作助、鼻又鼻之省。……《手鏡·鳥部》（鼻）助音力、似鳧而小也。《廣韻》《集韻》助字音義與《手鏡》相近。頗疑這個鼻助實亦即鳧的俗字。（鳧）既變凡爲力、字訛音變、俚俗遂讀作力音、又與鼻字異釋、而不知其實本一字也。……慧琳以鼻爲別一鳥、恐亦失之。」

(注)

臣善曰、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鷹曰鷹。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鷹曰鷹曰乘鷹。

【四鷹曰乘】唐寫本作鷹曰乘鷹。朝鮮本無四字。饒氏輯証云、「案『方言』六（飛鳥曰雙、鷹曰乘）」此卷句末鷹字疑衍。刻本作四鷹曰乘、非『方言』文、殆因『漢書』注應劭（乘鷹四鷹也）之說致混。『漢書』補注云、（乘之爲數、其訓不一、四字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朝鮮本與『方言』合。

(正文)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

【『類聚』不引此十三字。】

【虛】唐寫本作虛、『漢書』亦同。師古注云、「一日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爲丘墟。」

【老】唐寫本作老。『干祿字書』云、「老上俗下正。」

(注)

臣善曰、三仁、已見上。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祚、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祚、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唐寫本作三仁已見上。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八字。（干）下、朝鮮本袁本有也字。饒氏輯証云、「叢刊本善注無三仁之文、而五臣翰注列舉比干箕子微子後略述其事、並譏李善引孟子注二老爲（誤甚）、且以楊雄爲（用事之誤）、其陋如此、疑非五臣真貌。但併六臣注者取此較詳之注、因刪去李善三仁之注、其事甚顯。胡刻善單注本云、（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其次序與『論語』微子篇同、但已違（从省）之例。又『考異』無此注校記、當是袁本茶陵本與胡刻從同、而與寫卷相異。」

【聞文王作】作字、唐寫本作作。羅氏校釋云、「案、《孟子·離婁》篇作作作作、下同、敦煌本兩作字皆訛作、當據改。」

【二老者】上、唐寫本有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祚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十七字。案今『孟子』離婁篇有此文、與唐寫本合。但唐寫本作字誤作作、大老下也字。梁氏勞證云、「林先生曰、善

注「二老」只引伯夷、而遺太公。蓋有脫文。」林說以唐寫本善注可證。饒氏斟證云、「五臣譏善引二老、姚寬《西溪叢話》既反斥之、乃併注者竟刪善注以曲就五臣、然可證尤氏單注乃從六臣本剔取。」羅氏校釋云、「五臣本注云、翰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明州本作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案、此說非也。善注所引乃《孟子·離婁》篇文、此下尚有「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又應劭注云、「二老、伯夷、太公也。」是『孟子』及應劭注並云「伯夷、太公歸周也。」而五臣注反誣子雲用事有誤、且譏善注「甚誤」、其合併六家注時誤信此說、本擬刪「伯夷避紂」一段存「太公避紂」一段、却誤刪彼而存此、各刻本從之、遂誤也。敦煌本有此二十七字、不誤。」

【大老也】唐寫本無「也」字。『孟子』離婁篇有「也」字。(正文)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類聚」不引此十二字。】

【存】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在」。朝鮮本袁本校語云、「善本作「存」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存」。」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在」。」

【越霸】『漢書』作「粵伯」。師古注云、「伯讀曰「霸」。」

「霸」字、唐寫本作「霸」、九條本作「朝」。『干祿字書』云、「朝」字、「霸」、上通下正。」

(注)

臣善、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反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

〔唐寫本「臣善」下脫「曰」字。〕

【返國】「返」字、唐寫本作「反」。『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亦作「反」。

〔明州本無此注〕

(正文)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類聚」不引此十二字。】

【毅】唐寫本作「殺」。說已見前。

(注)

臣善曰、五殺、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劫騎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

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賂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

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

【史記曰百里奚至繆公大悅】唐寫本作「五殺已見李斯上書」。胡氏考異云、「陳云奚下脫賢字、是也。各本皆脫。」案卷三十九李斯「上書」東得百里奚於宛。注引

『史記』、板本亦脫賢字。『史記』秦本紀有賢字。饒氏斟證云、「於此可推知者、即六注之祖本李斯書注原脫賢字、其後增補者隨之亦脫賢字。單注本已從六注

中剔取、故李斯書及解嘲兩注皆同脫賢字。」

【又曰】又字、唐寫本作「史記」。四部本無此二字。明州本無又日至燕也四十五字、有餘見銑注四字。羅氏

校釋云、「叢刊本無史記曰或又曰、遂將樂毅事與上引『史記·秦本紀』載百里奚事相混、誤甚。」饒氏斟證

云、「案五臣注常用善注所引古籍而刪去書名、又常增減古書中二三字以滅其襲引之迹、如以五臣單注本與善注對

勘、即可了然。據叢刊本此注、可以推知其為五臣之銑注、併六臣注者上段已采善注、因下段銑注與善注大同小異、

但文較平近而稍詳、故即以銑注為善注之下段、只于注末記銑注同三字、此為六臣注本通病、所謂五臣亂善者多

屬此類。」

【騎劫】唐寫本作「劫騎」。饒氏斟證云、「寫卷此注乃刪節『史記』樂毅傳文、兩樂毅皆不省樂字及降趙之

降字、並與『史記』樂毅傳原文相符、但「騎劫」二字誤倒。」

【召毅】毅上、唐寫本有樂字、與『史記』合、是也。【毅畏誅】毅上、唐寫本有樂字、與『史記』合、是也。

【遂西奔趙】奔字、唐寫本作降、與『史記』合、是也。

【惠王恐】王字、四部本誤作大。茶陵本慶安本不誤。【以伐燕也】唐寫本無也字、與『史記』合、是也。四部本脫以字。

8 b (正文)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類聚】不引此九字。」

【摺】崇本朝鮮本袁本明州本作拉。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摺」。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拉力荅切。」

【危】九條本作免。【穰】九條本作懷。

(注) 臣善曰、危穰侯、已見李斯 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

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荅反。

【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十七字。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尤刻本作已見

李斯上書已見鄒陽上書、從省之例、不誤。明州本、叢刊本「良曰」云云、係刪節『文選』卷三十九李斯「上

書秦始皇》（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句注引《史記·穰侯傳》載秦昭王罷穰侯相事及同卷鄒陽《獄中上書自明》（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句注引《史記·范雎傳》載范雎摺脇折齒事而成、既不捕錄原注、又無《又見》等語、其鈔襲善注甚明。」

【晉灼曰摺古拉字也】『漢書』注引同。

【力荅切】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三字。朝鮮本袁本明州本正文《拉》下有音注《力荅》二字。崇本作《力荅切》。

（正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

【類聚】不引此九字。」

【以】『漢書』作《雖》。

【噤吟】《吟》下、九條本衍《瀕》字。

（注）

臣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執視而笑曰、先生曷卓巨肩、雖顏蹇、羈膝寧。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稟、欺廩反。吟、疑甚反。

【熟視】《熟》字、唐寫本作《孰》。『干祿字書』云、「《孰》《熟》、上誰也、下亥也、古作《孰》、今不行。」

【笑曰】《曰》下、唐寫本有《先生曷卓巨肩、雖顏蹇、羈膝寧》十二字。饒氏斟証云、「此注與『史記』蔡澤傳文相合。」羅氏校釋云、「案、此十二字與《史記·蔡澤傳》同、敦煌本有之、不誤。」

【粟】唐寫本作《廩》。

【韋昭曰噤欺稟切吟疑甚切】朝鮮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無此十一字、正文《噤》《吟》下各有音注《欺稟》《疑甚》二字。此從五臣本體例、亂李善注。羅氏校釋云、「此十一字當有。」

（正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類聚】不引此五十九字。」

【曹】唐寫本九條本作《曹》。『干祿字書』云、「《曹》《曹》、上通下正。」

【勃】九條本作《勃》。說已見前。

【樊】九條本誤作《樊》。『集韻』云、「《樊》、或作《樊》。」《樊》與《樊》別字。

【無】唐寫本並作《亡》。『漢書』亦同。九條本上《無》字作《亡》。

【章句】九條本作《章句》。朝鮮本《章》作《章》。『干祿字書』云、「《章》《章》、上通下正。」又云、「《句》《句》、上下下正。」

【坐】九條本作《坐》。『干祿字書』云、「《坐》《坐》、坐《坐》、

上俗中下正。」

【亦】九條本作「𠄎」。『敦煌俗字研究』云、「𠄎」當是「亦」的俗字。」

【世】唐寫本作「𠄎」、缺筆、下同。

【亂】九條本作「𠄎」。『干祿字書』云、「𠄎亂𠄎亂」、上俗下正。」

【馳驚】九條本作「驚馳」。

【治】唐寫本作「治」、缺筆。

【庸】九條本作「庸」。『干祿字書』云、「𠄎庸𠄎庸」、上俗下正。」

(注)

臣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

高枕、已見上。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

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

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漢書至自適】唐寫本作「高枕已見上」。饒氏鞫證云、「當是併六臣注者增補之例、胡刻單注本亦同復出、則尤氏剔取善注時、未審其為後人增補也。」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作「高枕已見上」、從省之例也。各刻本複引《文選》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試表》《謀士未得高枕者》句下注引《漢書·賈誼傳》并增引《楚辭·九辯》句、從《增補》之例也。」案「楚辭」九辯《有》下有《所》字。

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類聚】不引此十五字。」

【世】唐寫本作「𠄎」、缺筆。

【褐】尤本作「褐」。

【唐寫本至《傳》字止、以下佚。】